

暇

老

齋

雜

記

暇老齋雜記卷之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何喬新嘗有疏曰國家制律每銀一兩值錢一貫今則值錢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欲折中之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其說不行余以即行之亦五十步笑百步耳不如竟以所值定罪方得立法意而贖錢較之呂刑失於太輕不用鈔八錢二之例而俱照收贖律鈔以銀折之但杖一百至鈔四十二貫為贖絞

斬則納銀四十千兩流三千里納銀三十六兩較之  
今雜犯死罪一十八兩總徒四年十四兩四錢則為  
加重庶得其平也若贖罪例鈔及錢鈔兼收例俱賤  
估鈔時所定最無謂也

國初編戶原以十戶為一里有奇零則附之宏治間  
定預備倉糧事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  
則是每里積一千五百石每戶積一百五十石也雖  
有連年水旱民安得餓死乎脩明此法足矣不必他  
求也

人皆知舉貢為正途而不知監生吏員亦有正途也

王三原怒為冢宰時曾有奏曰宣德正統年間天下  
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草納銀  
兩為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  
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弁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  
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  
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効尤遂為長策自  
有比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  
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  
誰肯盡心職業此疏大有關係余以欲吏治之興不  
盡去事例不可然而不敢言者以歲需其數十萬金

之用也今用屯鹽錢三法則足于財矣何難去此或曰恐既富方穀之義未當余以為當用開屯之法使民得以力田起家中有異材不妨如國初顯用稅戶之例則人思自奮矣其刀筆小才各勤於其業自從其正途考選以進何憂阻滯乎

今足邊儲之法如開屯田中餘鹽催民運嚴倉收之外尚有折銀一法當更正德間戶侍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夫以三錢一石之糧即以三兩一石折之而銀不可食究竟糧必貴至四兩五兩即不至四兩五兩而衣金玉死者

比比矣此作俑者當追戮也

梁文康儲其所取士田賦嘗証之曰沒其貲可抵天下租稅之半則近王在晉謂沒焉世龍之貨可以免逋鈎三年不足謂過矣嘻

今閣臣無不同知經筵事者矣景泰初江淵商輅已在閣矣然陳循高穀同知經筵而淵輅兼經筵官而已此今昔所不同也

本朝諸生言事遇知者不少如太學生楊浩諫景帝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試主之罪即授河東運司判官擢知順德府累官都憲太學生虎臣諫 純帝萬

壽山搭棕棚巡幸即召至左順門至傳溫旨受其  
誅命吏部授七品官得雲南一令而卒其後復以科  
第起家及或不甚著者甚多也暇日當合為一編以  
近日錢嘉徵胡煥猷足之

國初定匠籍者班役此即差役法也後折匠班銀官  
自僱之此即催役法也後法便於民然國初時尋以  
營建鉅萬而無固敵者以行前法耳太祖營南京因  
民未定不必言矣成祖營北京永樂四年閏七月  
徵天下諸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  
衛所府州縣各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

聽役半年更代並人月給米五斗較之近日大工催  
價相去幾何可以知其貴否也

仁宗嘗諭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  
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  
等以侍講王進布衣陳繼對遂建宏文閣于思善門  
之左作印章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繼至授翰  
林五經博士近日主上自政事之外所問文學事  
實閣臣以下俱莫能對御史黃宗昌請選文學之士  
前南京光祿少卿文翔鳳前南京考功郎中王象春  
等以備顧問閣臣竟已之蓋恐侵機務也余以本朝

政事入東閣者無預機務之名則亦不關政事如掌  
誥者是也近年始不用此制耳今若仍復宏文閣而  
以處文學之士以備顧問何至侵內閣之權而不使  
天子得博學多聞之益乎

木朝賢暨懷恩姓戴氏宣廟間御史戴綸言事忤  
旨杖死其諸父太僕卿希文坐逮幼子被宮即懷恩  
也此當獨表其姓于史傳以識其自

本朝名將山雲生時未嘗封也死後追封懷遠伯此  
沈東所以請追封周尚文也近年葉福清向高為威  
大將軍繼光頌而不及此僅加廢而已此不足為勸

也

賈誼曰、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今冠處女、勿謂無敢、今冠處女四字甚幽

闢鬼者曰、人有鬼器亦有鬼耶、法苑珠林記劉宋時吳興費崇先受菩薩戒、每聽經則以鵲尾香爐置膝前、一日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坐側有唾壺徹去之、即復見此人還爐于前、未至席、猶見二爐、既至即合為一、方知神人所提蓋爐影耳、爐影即是爐鬼、如此則何物無鬼

今人詩文中于妓入道者、每引鑑子骨事、其事肇載

于續玄怪記、其說曰、昔延州有婦人白皙、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散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擅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善捨世俗之欲、無不殉焉、此即鑠骨菩薩、不信可啓驗之、衆人即間墓視、遍身之骨、鉤然皆如鎖狀、此義人難遽信、余細細思之、其言不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餓虎號嘯、一飲食之欲耳、

且帶一殺根使遇腐儒必告之曰餓死事小然佛竟  
投身飼之少年思淫其咆哮何減餓虎且彼無殺業  
我不必捐身慈悲本等豈有慳惜大善知識必首肯  
斯言也

先正程敏政別號篁墩此必用程靈銑助蜃殺蜃事  
蓋敏政歎人靈銑亦歎人必其先也然歙縣圖經所  
載本事則所助之蜃為黃墩湖蜃

今制殺人於市殺後無餘刑也逸史載唐樂生被冤  
殺於制使裴郎中至毬場舉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  
侯所繇樂曾攝都虞侯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

矣爾慎無拉吾頭若如此我死即當殺汝所繇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笞答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蹶而仆於地死矣如此則唐法于典刑後尚有笞也亦一異聞記之

刀輪車兵法所載古人以塞城門蓋巷戰之具也近年遼事初起獻兵器者紛紛有欲造刀輪以破陣其人驟得盛名南中公卿奔走視之余往觀自知憚怩余微哂而去朝野僉載曰唐魚思咺有巧思武后欲造車無作得者咺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車言咺云徐敬業在揚州反咺為敬業造刀

輪以衝陣殺傷官軍甚衆推問具承誅之夫古今事  
有不同理則一也嘸雖巧不能使刀輪衝陣殺業雖  
愚不至以刀輪衝陣

南楚新聞曰唐汾國公杜悰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  
匡謀以蠻寇大舉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  
不庭趨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民也悰兩為鳳翔  
節度使汝不認桑梓耶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  
少離中土太傅擁節之日已忝分州實不曾趨走台  
階比日况在荆南若論桑梓固非儀也悰怒陷殺之  
甫死一月而悰卒悰自是驕妄然匡謀曰若論桑梓

固非儀也則于本處節度應行庭趨矣近人甚諂其鄉之督撫然亦無此儀此古今不同也

唐裴炎之甥牛勝慕五柳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近有士人雅自負舉動如貴人然貧不能具車馬人稱之步行進士足以千古遠匹

唐之李丹丘可與嚴子陵陳圖南同傳竟晦于野史其名不甚大然圖南可為帝王而不為世皆知之子陵本領世或未盡測也顯者人尚不能測况晦者乎丹邱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卒殄疆吳後去越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於越而愚於齊蓋功業隨

時不可妄致也此言豈易及哉廉頗思用趙卒尚未悟此也

神仙山伯甫授藥於外甥女時年七十漸還少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答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山伯甫慈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憲之故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幾許女子答曰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年矣以此計之生兒之年正六十歲未服藥之時即能既先生子耶近山東平度州民婦七十生子則

此女又不足奇也

白日飛昇者每云乘雀故李范真高駢輩皆刻木雀習之近一士夫因而仆越以病然謝自然上昇却云去時乘麟來時乘雀何不習之于麟縱不得上昇亦差可免仆後復有癡人習雀當賞余此言也

太白星君傳張士平浚井法以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己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己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己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時即為福地浚

井及泉必有良效

宣室志曰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為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子于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閨卽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今夕可泊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摧簷破牖致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常學道于四明山偶

晦于此適聞王公忘舊甚不平吾為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於地有項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卹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如是耶紫衣僕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匹紫衣又僕而揖於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即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呂生解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

及縫二百呂生乃歸渭北今之貴要自飽橐莫肯  
分潤親舊焉得俞叟十百人分布天下嚇殺五寸紫  
衣人耶

暇老齋雜記卷之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異聞集載宰相李泌奏補闕盧景亮移質于大定中皆自言類有章奏諫白國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惡事即言苦諫上不納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御筆書予一官遂遠貶按本傳泌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捨遺莫辨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

闢則其請重貶虛穆應不妄也此泌相業第一事三代以上不設諫官蓋一以事無專官則人人可言雖百工之賤亦得執藝事以諫一以既有專官則彼必自求題目雖賢者不免而三代以後賢宰相知其實而不欲居其名鄼侯識膽俱絕古今故敢為此耳

唐人奴稱主人曰郎君今稱人家兒郎為郎君矣古人稱故人子亦曰郎君如此則太無別神仙傳權叔本家傭陳安世曰大家君教我耳此三字典雅可入文章

續玄怪錄載神仙王燮號麒麟客者曰樂雖難求苦

亦易遣此言名理甚狀我輩富貴得意之場皆有苦  
趣故捨極樂一途欲求樂境了不易得然余久歷患  
難每于極迫促之時於空心眼頓覺種種惡趣了無  
苦味此二語實透實微

杜子春好酒閒曠資產蕩盡老人贈以三千萬曰吾  
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復圓  
嗟乎名教何等事而乃銅臭所可圓然要之于至其  
言不謬每念斯言不覺三喟

彭祖曰仙人者雖有不死之壽然去人情遠榮樂有  
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

未願此已此言雖非至論然亦快透極矣

王母曰六甲左右靈飛致升之方四十年傳一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夫仙真之分久矣太上者又十倍之乎得道者想即錢鏗所言得道者了非仙人也蓋長壽而終於死者也

仙人黃眉翁曰吾郤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洗髓二千年一伐毛此余丁卯所著雜說名為青光之本也亦自謂脫去塵言庶幾洗髓伐毛耳

張果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  
凡服食者必取資益。三黃惟取其降火耳。蓋以魁為  
生也。

今之緝事番役。唐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  
大誰何也。此縱非良人所為。何遂稱不良人。將以其  
緝不良人耶。然究非美事矣。今士大夫以得金吾廢  
為榮。是愛其子弟不如六郡良家子矣。

唐闕史稱裴休寶一古盞。以款識有齊桓公會於葵  
邱歲鑄。其門弟子劉翹。以葵邱之役實在生前。不得  
以證稱。裴公憬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此常人易

辨。何裴公至此方悟。然其擊碎自是快事。雖似開其宿憤。亦省留偽後世。乃近世嘉禾項氏聞尚寶一銅器。亦以桓公識為奇。當未聞此耶。即未聞此。亦曾不思生前無諉耶。

狄梁公博勝。奪張昌宗之翡翠袍。宋之間詩勝。奪東方虬萬鵠袍。二君邪正不同。然其事皆在則天時。北夢瑣言載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併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簡譜角觝。今日顏雲亦何多耶。史不勝載。遂忘其名矣。

唐建中時，令狐峘知貢舉。時執政間，有怒薦托不從，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故榜曰：竄逐不得與生徒相面，此唐之囑托，所以公行也。然斥逐發私書者，甚可以敦厚道近有士大夫負美名，而屢發私書以自飾，竟以苟免。此古今所以不相及也。

李德裕不錄科第，其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悞與德裕舉子既悞，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故牛李構怨時，有請令德裕主貢舉以解忿者。

奇章終不許。夫以德裕之才學、自以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使隊中驢馬見輕、以至終身。今會昌一品集昭昭千古、奇章文人亦雅遜之。況及第李評事不知安在耶。

唐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郡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數十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

暇覽於是措笏朗宣一遍郎大奇之武陵請曰侍郎與狀頭郎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郎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郎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却請此賦郎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衆中有以杜牧不矜細行間之者郎曰已許吳君牧雖屠狗不能易也此足見憐才之盛更見大道之公薦者可以公薦聽者可以公聽豈如暮夜關節齷齪財臭耶又豈如今盲眼瞎撞坐收廢鼎耶然不知狀頭之外何以重第三第五而不取第二第四當質博者

唐代宗雖非純君，然頗有度外之事，非常主所及也。獨異志載有萬年尉侯彝者，好尚心義，嘗匿國賊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曰：「在在膝蓋下。」又擊之，翻示御史，乃以鐵貼烈火置其腹心，煙氣焰勃，左右皆不忍視。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見，曰：「何為隱賊？自貽其咎？」若此，彝對曰：「臣實藏之，已然諾于人，終死不可得。」遂貶之為瑞州高安尉。此事遇英主庸主俱無活理。代宗却僅貶之，此兼豪杰聖賢作用。又載房光

庭為尚書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授光庭。光庭匿之既敗。御史陸遺逸逼之急。光庭急乃見時宰。時宰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曰。光庭與薛昭有舊。以逢窮來歸。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待光庭。時宰義之。乃出為慈州刺史。無他累。光庭固不易得。時宰何人。豈庸人可庶幾。竟失其名。悲夫。

古人擲骰子。以堂印為上。不知即今六四否。四在唐時已賜絳印為紅色。想即此也。唐時王生與夏侯孜同在鳳翔連帥座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

俱得登第、當擲堂印、此一證也。

錢式粗惡、物料低下、至萬曆末年以及近三朝、至矣、至崇禎錢、竟無擦磨工、字畫皆不全、開元錢通傳至今者、不惟輪廓精美、即字亦歐陽詢所書、古人不苟如此、今太懸絕矣。

今琴聲差雅於諸樂、楊用修竟謂之胡樂、則似等於竽阮琵琶、然唐于頤嫂即謂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無本色韵、則其來久矣、然唐琴師董庭蘭尤善泛聲祝聲、謂大小胡笳也、則琴之變雅、正自唐人起耳、唐明皇恨琴聲、欲以羯鼓洗之、自然趨入於

胡變其正雅矣。

唐人有送宮人入道詩、今皆以為出家也。然二者自不同。伽藍記曰：後魏高陽王雍貴極人臣，豪侈無匹。妓女五百，羅綺從風，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則可知二者不同也。入道即今所謂在家脩行也。北方于此等不分男女，皆稱道人，即真遺意。

賓主交拜，其來尚矣。異聞錄唐人所作，乃記后土夫人與韋安道冥婚事。宮監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豈古賓主禮如此耶？其事雖証，聊借為

則天分過然于此可證古禮

大唐新話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  
權要官就中張垍更與賊毀阿奴家事大姦不若其  
罪無赦肅宗力救之下殿叩頭上皇命左右曰扶皇  
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垍長流嶺表張均伏誅玄  
宗小字阿瞞嘗自稱之對兒子何自稱阿奴此不可  
解又深恨垍而反得長流亦不可解

戎幕間談曰泓師與韋安石善嘗語安石曰貧道近  
於鳳樓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畝有龍起伏形勢葬於  
此者必累世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城南待

間時陪師往詣。問其價幾何。安石妻聞謂曰。公為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柰何一往潛遊郊野。恐禍生不測。安石懼。遂止。泓歎曰。國夫人識遠先見。非貧道所及。公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買。安石曰。舍弟縕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縕竟買其地。葬中殤男。縕後為太常卿禮儀使。卒官。今世傳父母廢子孫。葬師猶勝湯不已。若加子孫旺父母。當無食報矣。然古宰相畏謠。不敢擇地。今官愈高。求地愈急。上不以疑。下不以諱。此葬師得安食于今時。

也。

唐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刺血謁于軍前，願入義營討賊。人心如此，兩都焉得不復安。史焉得不平？唐中興之歲，焉得不就？今之男子，豈不如古婦人？然一請當先，必遭讒阻，故兵興數載，人心愈不前。徒使主上曰：「女首如舊，挿首如故。」可慨也。

北夢瑣言載唐進士李茵，得宮中流出紅葉詩，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歎曰：「此妾

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達內官田  
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如  
此則稱能者女子為書家，甚典而有據，今人未知用  
也。

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潭間事，惱斷蘇州刺史腸。  
此劉禹錫赴任姑蘇過揚州於  
州帥杜鴻漸座中作也。今本中皆作惱斷雲溪友議  
獨稱斷盡。于本事論之，則斷盡為是。

摭言載唐鄭朗相公遇一僧善色，謂曰：郎中貴極人  
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

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默、喧者甚  
衆、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于此考之、唐  
之狀元及第、亦尚有重試退默者矣。

王泉子載鄧敞以孤寒不中第、牛蔚之弟僧儒之子  
有氣力、且富于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  
乎、當為君展力、甯一第耶、時敞已為李評事之婿矣。  
有女二人皆善書、敞所行卷多二女筆跡、敞顧已寒  
賤、必能致勝、踰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  
日、敝挈牛氏而歸、將及家、敞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  
請先往候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

日牛氏奴驅其轎索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說好懷帳雜物，列于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為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即妾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實已也，詣見李氏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甯，忍不為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于官二女共牽曳其袖而止。按高則誠所撰琵琶記，托名蔡中郎，而其婦翁稱牛丞相。或曰：元時有百花丞相，百花者華言牛也。時有強贊婿事，故托名牛郎耳。今觀之

却不然、直是全用此事、特以鄧散名不著、故借中郎亦以中郎曾受知鄧瑞君、故可借耳、悲乎、王元美據說郭謂牛名繁、其人為蔡生、妻為趙氏、其事與傳奇更合、而與此小異。

暇老齋雜記卷之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冥祥記載晉中散大夫趙奉如見冥吏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豬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鶴鷺鷹麋兩舌者作鵠梟鵠鵠悍債者為驃驥牛馬每疑人殺生甚多使必作豬羊等物債人亦何劫得了有蜉蝣一連可以了抵則數千殺生亦數年可了差為快便且諸物具殺業只不合自我殺之故一短命蜉蝣自足抵償不若劫盜殺人之必當以屠割報也蓋亦以所殺之物皆前生劫盜殺我者故此

得未減耳佛謂冤冤相報此自是從人情中勘出至  
理想其準報既有主者亦必如擬律者之有輕重增  
減也此事佛家未嘗暢論焉得明眼人與質證之

分野之說千古一大疑今以十二州配二十八宿至  
鬼方百粵之間即謂諸宿之外豈天體之大止照中  
土一隅耶或曰南極星不常見則化外諸國自有分  
野此其說似矣然日月所經亦止此耶又不相合按  
杜陽編云元和八年大輶國貢重明枕神錦衾云其  
國在海東海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輶國則三  
萬里之外亦共此分野矣余嘗曰星之有分野如日

月之在庭院一院之出沒東西不礙天下之出沒東西也而各自具足二十八宿照中土分野亦如一院之日月耳此于理始無礙于大軒之言而益信

鎮江圌山在江之介天啟七年江淮間頗饑有道人指其土可食民競取之時遂傳得一鈴記言涉沃識然其言又半與舊傳合余疑因土可食人遂附會之蓋逆璫方歲人心洶洶耳是時在南都奴輩自湖來過而得之余亦曾食焉甚可食入麵更無別人駭其事以載籍不載故附會之說遂盛然自是不學之故少所見多所怪耳按紀聞曰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

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於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未貴人機若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麵為餅餅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盡牛羸時在懷州親遇之又唐會要曰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麵人取食之此二事與今正合不足疑也但俱非歲世事耳

古人以食器、當以藥金為之、可以延年、當時人亦能  
辨之、東漢陰長生、常作黃金十數萬觔、以布惠天下  
貧人、唐太宗常令成彌造金數萬觔、所謂大唐金也、  
此兩金必尚有流傳者、人自不識耳、

劇談錄曰、漢高后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會稽市販  
珠、乃獻之、賜金百觔、魯元公主私以金七百觔求珠  
復獻四寸者、不知此仙人須金何用、豈欲以布惠貧  
乏耶、又何不以大還點化、豈厭守丹煩瑣鍊珠以化  
金耶、

通幽記載唐張恭之女嫁與唐晅元後鬼復歸如生

人胆間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晨童者惟漿水  
鬻了不可致耳冥食資于人蓋以人不以漿水為供  
鬼也今京師有之甚佳鬼亦頗知味

獨異志載唐李赤為廁神郭氏選墻廁神古傳名郭  
登李赤即慕白而名者其為詩倣白形廓而甚惡有  
潤于白集者余修輯全唐詩紀已歸之赤矣赤詩如  
此宜為逐臭者所選矣

唐時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命收蓮子歸  
京種于池沼或變為紅蓮因異之乃致書問染工染  
工曰我家世治靛甕嘗以蓮子浸於甕底然後種之

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為種，即其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之，近世不復見青蓮種。余惟見鄉中一女人以念佛生極樂園，桶中生青蓮耳。何不以染工法試之，當為我郡續此故實也。

晉咸平四年，立芳圃于金塘城東，多種異菜。名曰雲薹，有三種。紫色者，上名曰雲芝。余性好植蔬，常與友人言：寒夜客至，有蔬脯二十種，鮮十種，便大富足矣。當襲金墉嘉名，以名吾圃。此正山家本色。帝王家焉得冒之？當致頌天上，必斷歸我也。

唐時即以陸鴻漸為茶神，鬻茶之家，陶其像，有交易

則茶祭之、不和則以釜湯沃之、嗟嗟、鴻漸何幸、每受湯沃、當為消除清福耳。

昔隱人之婢稱芳草護草、今隱人苟蓄侍兒、當以此廣之。魏武時有神草名合歡草、可稱歡草。晉武時有異草如金燈、又稱異草。媚草亦名雀子草、可稱雀草。歲朶草一名麗草、亦呼為女草。赤縣洲生紅玉之草、食其實醉三百歲、名曰醉草。雅州出舞草、漢武時異國獻夢草。桂林有草見之令人睡、名曰睡草。鄭康成書帶草、又稱書草。又有令草天草、皆雅名也。

唐天后時有獻三足鳥以為周室之瑞、左右或言一

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須臾一足墮地。凡為天書稱山呼云歎迎道中皆此意也。武后快人直說出耳。近世一種令主，又使人為之而已，固不居之，更添一番着數矣。然總為史冊書之耳。

南楚新聞曰：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為左軍使。一牘奏授朔方節度使，勅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危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德權處于左右，避通仰

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為閩節數年之間聚  
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簡較右僕射後數踵敗  
為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  
李安者常為復州後槽徒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  
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為姪未半載安死  
德權遂更名彥思繼李安為園人有識者皆目之曰  
看馬李僕射近者逆璫用事凡中貴子弟及縕騎無  
賴皆驟至一品甚有加保傅者事敗之後誅殛之外  
漏網尚多俱為匹夫有復納承差者不異於看馬僕  
射也士大夫趁此時加銜者人目為偽官不復以大

察視之崇禎元年尚有閻棍行京師者其隸人自謂人曰加銜者不必避可笑也此輩又無論矣

周穆王八龍之馬六名超光一形千影形容捷逸但覺形重古人文章之妙如此

廣異記載妖狐唐時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遂旅遇老人讀漢書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真益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為足下羞之陶李之嫌臻于桃李古人尚以為羞近見士夫家竟有同

文選王弼為楊深解  
相應原代之難西山國  
非桃李也也生

姓為婚者、雖為鄉黨所賤、而彼自晏如、何古今之頓  
異也。又載老狐蕭公許婚、作書與縣官、請卜人、筮日。  
要知唐婚娶尚必聞之縣官卜人、亦不私致、此皆成  
今古矣。

纂異記載、婦蠻王以屈殺焉、知言追贈為安國大將  
軍、以其子蟬為太史令、於是蟬上疏辭爵、略云、臣豈  
可因亡父之誅、賴國家之寵、此雖寓言、然今之志士  
何可不如蟬也。

史筆至陳隋、不稱合作、然立章句眼、有非後人所及  
者、其稱張麗華有神彩三字、已足盡美人之槩、蓋形

貌極妍，而神彩不煥，不足動人也。又曰：舉止華間，形容端麗，間如弓馬間熟之間。古人每稱間雅於間中，再加一華字，其神彩處可想。麗者，美人所難，却帶端字，此所以獨居一閨，雖孔賈二嬪亦不敢比肩也。陳後主甚諳此中味，豈草草者乎。史筆亦足發之。

宋周伯琦雅善詞章，兼工小篆，羈住于吳，猶每合同志，極意風雅，然論者即以比短之，却不持此也。當脫脫正盛時，也先帖木兒軍敗，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効其喪師辱國，脫脫駁斥之。伯琦時為中臺御史，反劾文等越分干舉，脫脫縱賢相庇也。先自

其失、附賢相而護其短、其短與附秕相何異、其素節  
如此、不特在浙藩時舉動多舛、以至陷身寇盜也。  
儒者好持論、然苟非邪正之關、如王始興之誤得賢  
名、王舒王之誤居姦籍、亦何必哓哓、理有兩通、辯致  
層出、非不一番剝落、一番新倩、然究竟兒戲、王元美  
論屈致嗜美事、終之曰、或云屈到之芟、建可薦也、建  
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郴子可無非也、郴  
子之非、蘇子可無譏也、蘇子之譏、王子可以無衷也、  
甚矣孺者之好持論也、余無以答、此曠世之識、足破  
從前窠臼、然王子之辨、所不必辯、以至鑿而礙者不

少也。所謂明知而不能禁。多生積習然耶。

元末年立分司農司以脫脫之謀也。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農農給鈔十錠期年叢歸遂大稔嗟乎此善法也惜元行之遲不能濟耳然早可圖又置之

天下事何繇恰好也

自好為鑑斷者、每每腐俗可恨、使學者蒙而見聞入于其體、苟非豪杰之士、終身守其說而不可拔、學術政事、皆于此壞、本朝胡粹中者尤好此、於元末事事論之、如方國珍不當撫而撫、劉文成爭此失職、其是非較然、粹中却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構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逆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驯而為忠義矣、乃以沿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

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使粹中  
之言為然、則國珍再叛之後、位至平章、宜矣、盡忠於  
元矣、張士誠一加而為使相、再加而三公、真王、宜其  
馴而為忠義矣、乃竟何如耶、儒者無文成之識、不能  
言之事前、及事後成敗、已若龍火、而猶為此讒說以  
快後人、何怪今之叛者得上賞也。

公論之不明、自唐始也。王叔文自非純臣耳、然姚崇  
張說亦何嘗純、而享才臣之名於千古、叔文之意亦  
豈苟者、其事不就、遂為千古詬端、王元美曰、叔文以  
一言而合順宗、然亦未為非深遠慮、而至順宗即位

之所任措。如罷官市、斥貢獻、召用陸贊、陽城、賊李寶相杜佑、賈耽諸耆碩，皆能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渙之人心。而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使，而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為宦官所持，不能全身而至死。蓋其事之最要且正，而禍之烈實緣之。即劉闢為韋皋求三川，而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奏之邸。叔文小有欲，甯不為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臯時已逆知叔文之失宦官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無所顧。且神策諸將尚為啟以辭宦官，使之知而激其怒，何況裴均。

嚴綬輩也。均綏素附中人者也。其所用韋執誼韓泰等。因不能盡當。執誼鄙亡論。然亦以文學為德宗之寵臣。而秦等則天下之所謂名雋有才識者也。獨史所云互相推獎。曰伊與周。曰管曰葛。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云叔文及其黨十餘家。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徑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鑪一人得千錢乃容之。此事則醜而不可掩。而柳宗元云。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讐。此最為寶錄。而苟非賢人君子。則亦勢之所必至也。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官

官始不五月而身被天下之惡名以死死又至與李  
訓輩伍奚不寃也夫訓非叔文比也此言極公而按  
事極核先獲我心矣然我曰訓亦非注比也今勸稱  
訓注注亦不任受也其說略見於史快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弇州曰。使介甫而實其行。虛其心。崇其智。卑其禮。則君實固瞠乎後矣。夫使介甫虛其心可也。其行之實古未有加諸者也。使崇其智可也。欲使卑其禮。則介甫盡棄其所學矣。此所以謂之君實也。苟如此。烏能使君實瞠乎後也。今不如此。君實亦未嘗不瞠乎後也。

易盛則易衰。極盛則極衰。地固有之。況於家國乎。揚州當唐時。紅燈十里。繁華甲天下。而五季之時。蕩無

人煙至宋百年漸得興復。宋元之際又盛矣。高皇帝初取之，改為淮海府。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守將張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為隅築而守。今又盛矣。南宋小說載兀术渡江時，蘇州府城惟頽垣而已。未幾而又盛矣。其盛極必衰天也。其衰而復盛地也。

元末辛丑，高皇帝尚為吳國公，嘗鑄大中通寶錢。自來鑄錢未有不用年號者，此一變也。傳之後世，失其故實，遂謂有大中年號矣。

古人以五胡雖主中國，然所占止在昴宿及紫垣有

變而虜主顛沛此梁武所以嘆虜亦應天宿也然其時南北分限固不宜歸帝垣于戎主至元而一統華夷更無可應人主之垣豈遂寂寂乃順帝之末甲午七月太陰犯昴十二月太陰掩昴丙申正月太陰犯昴六月復如之丁酉十月太陰掩昴戊戌正月太陰犯昴十月復如之十一月又如之己亥正月復然戊申正月我高皇即位彗星見於昴畢之間三月彗星復出昴北則所占誠在昴耳豈真主已生虜人仍占本宿耶

高皇帝得天下與漢高同而說者曰陳友諒張士誠

非項羽比。此其所以稍易。此誠然。然友諒之強。世尚知之。而士誠之富。人直謂坐享耳。嗟嗟。以匹夫而得據三吳。享有二十餘年。真主如高皇。累戰而僅勝之。豈無自哉。高皇嘗謂孔克仁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唯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而尚間謀。其御衆尤無紀律。夫兵不厭詐。阿瞞寄奴之所以能兵者。止以其能奸耳。而士誠有之。孫武子。神於兵者也。以間謀為

上而士誠又能之、豈易敵哉。終以恃用勦舊兵無紀  
律。此高皇之所以不畏而深畏有紀律之擴廓。屈  
已聘之。每稱為天下第一奇男子也。

太上答陶隱居註方吉殺蟲魚禽獸世皆知之然實  
不止此事也。西蜀華蓋山李桓真人觀曰：陶有三  
四是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吉殺蟲魚禽獸救治  
病其二好算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言人休咎其  
三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自恃聲勢親近朝  
庭其四望想太重便希昇天創待仙樓造降真館又  
謂陶雕刻文詞勞神典藉好述異事且求真不一潛

神二門言菩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修則  
上帝未見用也余久就世外昨年復勉一出旋遭  
世網陶所謂求縣令不得正此謂也今年三十六正  
同掛冠神武之年更復何待平生好醫藥然方書不  
煩更註此非知免矣自幼潛心緯度多諱畏禍絕口  
不言休咎者數年矣此學亦不欲傳人自此便絕此  
念其非亦可免也即待仙降真之事自覺平常不屑  
望想但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此出於性斷  
不能以彼易此但本無聲勢亦未嘗親近朝庭或真  
人所非在此不在彼也至於文詞典籍亦自以即復

仲班亦非此無以銷日而宿生曾事二教俱厯厯可記故潛神二門亦終不免然愚意終以兩不相礙上帝豈偏執至此即上帝廢而不用而我自有得亦正不羨瓊陛高班也焉得招李桓而與面質之

鹽官鄭端簡晚名卿也鄉之先正也然其為司寇時擬董傳策等三諫為戍曰恐贖徒則加杖熟若完三諫之生以俟它日之報天子也黃恭肅光昇詳述之於昭代典則為恭肅曾擬海忠介瑞以辟以此去官若曰自喻也若端簡之擬王杼郭希顏死此不知有說否端簡終不合嚴嵩而去故人亮之然人臣守職

可放空一事否。即曰二人不能無罪焉。然司寇守其職可迎意加擬乎。我終不能解也。

古之大手眼君臣只是善因時以制寬猛而已。漢高之用寬諸葛亮之用嚴與我太祖之用嚴皆法此也。此意孔明後惟劉青田識之。青田嘗語太祖曰自元氏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則殘害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殷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毒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乃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若徒事

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賴焉章溢頓首曰陛下深知  
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然究竟太祖制治之道何  
嘗不用青田之說特恐奉法者失其意故利器不欲  
示人耳溢之頓首正在雲霧中也異日上謂青田  
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  
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對  
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榮曰寬  
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  
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  
則民不知禮義不崇貪墨則無以遂其生太祖本

領學問和盤托出矣。君臣相契之深，必有所因。却於應對之際，各有時有機，亦不混混。此非解者不足與道也。

湯信國平閩時，陳友定城中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我軍疑其內亂，遂并力攻城。失火一事，能使堅者殷靜者亂。觀此則即不瑕不亂，而足以疑者鼓敵勇。此常科之外，也可不慎乎。

賦役之法，江南至萬曆中年弊極矣。後先大夫與朱少師國楨於湖郡倡均田之法，蓋不以戶丁而以田。然說者紛紛謂市戶等太便宜耳。然此百之一二，即

在此百之一二以應國家不時之需亦何不可畢竟此法行民得休息而諸郡亦俱倣行之近漸以甦按洪武間經營興作命中書省議設法恐役及貧民以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高皇參酌民宜必極中正然終以田為則故知以田為准雖有踰越不過百之一二藉口一二任意為之無所不至矣祖宗精密如此憲章之外無他道也

洪武間選官察老成者以六卿兼職新進者又備極一時之選可謂周矣又選國子生周琦等侍太子讀書禁中此即唐明皇命李泌與太子諸王遊之意此

別有一種涵育後之人亦當一舉之也

言官風聞言事比說實無所據不知何以相仍有此  
言夫所謂風聞者正以事果真實何能盡出已見然  
事有所據聞必有所自如不可告人言及不可謂其  
實然何以得借此恣口遂篋是非乎崇禎元年主  
上首詰風聞者真 聖主也然此亦 祖宗家法也  
洪武元年 上方即位陶安龍飛舊臣也而御史尚  
言其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繇知  
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  
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 今上妙年

即同符 聖祖何可及也

洪武元年十二月癸亥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  
來春舉行藉田禮當時儀禮大典亦多矣即以基一  
代儒臣何以獨此典隔年預召之此必基嘗力勸  
高帝行此今行其說故特召之耳歷朝來間亦舉之  
近且置為後事得無未有青田之心者乎事有文而  
實寬而急者此類是也誰為當亡言哉

大將之下有參隨此自中山王時即行之至嘉靖間  
文帥武帥俱不廢也後以鎮守內臣亦有參隨遂避  
此名今曰聽用曰材官矣然特異其名耳

洪武間戶部請開中陝西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  
馬鹽牛羊之類驗值準之今每告邊無粟又謂開屯  
患虜不知邊人所需正不止粟如布帛等每以商人  
不至其值甚高故雖領折色多而不足以辦使通其  
法何物不可中鹽但金銀則當禁耳以金銀者准貨  
物之等子非貨物也太祖深識此意禁民金銀交易  
不惟為行錢法亦深察其本也

司農司一官耑以開闢荒田為事元時嘗設之非如  
唐之司農寺如今九卿也我太祖吳國聲建永嘗  
建立後罷之至洪武二年以中原田多荒蕪乃復設

之開治所於河南今中原屯政久廢荒地甚多此官不可不復建議者每以責成州邑不知州邑事多終以文應雖官多則擾而此等事必不可不設專官持論者每以似是之論以悞國奈何但設官而不重其權則又如董應舉之屯田終歸掣肘耳然此官罷而并應舉已成之績亦銷滅矣此專官之效也

本朝精明之治莫過二祖時然究竟太祖時為最耳據先正三楊輩對宣廟云永樂之末貪風大作矣然太祖定議按察事宜即諭之曰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弗臧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弗沽名賣

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此  
太祖之時所以得成精明之治歟

太歲月將風雲雷雨代天分布威德者也五嶽五鎮  
四海代天分治疆宇者也人主以天之子以其極貴  
不敢自居為百神之主然亦可匹矣本朝祀典祝文  
俱稱臣似過矣